



Ira Lev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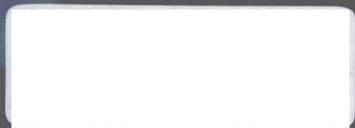
Sliver



银色猎物

[美] 艾拉·莱文 | 著

林晓筱 | 译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银色猎物

[美] 艾拉·莱文 | 著

林晓筱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色猎物 / (美) 莱文著 ; 林晓筱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10
书名原文: Sliver ISBN 978-7-80769-859-3

I. ①银… II. ①莱…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4561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1567

IRA LEVIN
SLIVER

银色猎物

著 者 | [美] 艾拉·莱文

译 者 | 林晓筱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统筹监制 | 王 水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王 水 黄思远

封面设计 | 海 人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 -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 - 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40×1110mm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160 千字

版 次 |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859-3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SLIVER

IRA LEVIN

献给多罗茜·欧丁

第一部

1

周一早晨，一个不错的开始——霍夫曼一家又忙活开了，帕尔梅医生正在和先前一位有自杀倾向的病人通电话，科尔家的女佣人正用一个振动器自慰到高潮，莱斯利和菲尔在洗衣房里碰了面——而好戏才刚刚开始。麦克伊沃来到大厅，身边带着一位长得像西娅·马歇尔的女人——她有着一张椭圆形的脸，留着深色的头发。她显然是来看上星期刚刚被粉刷一新的二十层 B 座公寓的。

他看着她们上了二号电梯。那个女人的身材很棒，丰满而高挑，穿着一件迷人的深色外套。她先是朝他的方向膘了一眼，随后站定了，一只手放在肩包上，听麦克伊沃滔滔不绝地谈着有关中央空调和博德宝厨房的事。她约莫三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太像马歇尔了。

他将监视器的画面切换到二十层 B 座公寓的客厅和卧室，看着她走进门厅，随后穿过空荡荡的客厅，一双

高跟鞋踩得地板咯咯作响。她走到窗前，向麦迪逊大道另一边低矮的楼房望去，背影看起来同样很迷人。“这里的景色确实棒极了。”她说，语调低沉婉转，同样让人念起西娅·马歇尔的声音。

他看见她的手上没有婚戒，但她很有可能已经嫁人了，要不就是在和谁一起同居。不管怎么样，他都打定主意要追求她，当然，前提是她决定住在这间公寓里。他两指相交，默默祷告起来^[1]。

她从窗边转过头，环视四周，露出一丝微笑。她抬起脸来，慢慢走近，眼睛直盯着他看——西娅·马歇尔正盯着他看——他屏住了呼吸。

“光线真不错。”她说。浅色的玻璃顶灯有着装饰风艺术^[2]的弧线形线条。玻璃顶灯中央是一块铬合金，上面映着她小小的紫红色倒影。

“不错吧？”麦克伊沃太太走到她边上说道，“阳光能照到屋子的每个角落，绝对物超所值。它起先本来是

[1] 在美国等一些国家中，中指叠在食指上有祈求好运的意思，但在某些国家中却有侮辱的意思。

[2] 装饰风艺术（Art Deco），是一种注重装饰的艺术风格，过去有“艺术装饰风格”“装饰艺术风格”“德科艺术”等译名，近年有学者建议统一采用“装饰风艺术”这一译名。

准备作为公共公寓的。租金已经很便宜了，考虑考虑。”

租金不低，但还算合理。她朝门厅往回走，转过头，细细打量起房间来——房间刚刚刷成白色，二十乘二十二见方，窗户又宽又大，铺着木地板，有一个过道通往厨房……如果这间公寓的其他地方也一样合她心意，她就必须当时当地拿定主意，报纸分类广告上的其他出租房就没必要再看了。可她真的打算搬出银行街吗？真的做好准备经历一场精疲力竭的搬家了吗？

她走回到门厅。

厨房非常考究——黄褐色的不锈钢压制板。橱柜下散射着荧光灯，各式器具整齐地摆放着。桌子的位置也非常到位。

旁边的洗手间有些夸张，但也算别致。黑色的玻璃墙面和固定装置，铬合金的五金套件，一个大浴盆，还有淋浴喷头。洗手台上面有个小柜橱，周围配有软管灯。黑色玻璃屋顶上是另一盏铬合金装饰风艺术吊灯，但比客厅的那个要小得多。

卧室在门厅的尽头，面积和客厅差不多，也刚粉刷成了白色。左手边的墙上全都配有带折叠门的柜子。后方是另一扇大窗户，还有另一番美景——公园一隅的树叶正渐渐泛黄，还能看到水库，以及第五大道上哥特式大厦的楼顶。窗边的右墙旁摆着一张桌子，一张大床则

正对着窗户。她看了看天花板吊灯上自己头朝下的倒影，又看了看等在门旁的麦克伊沃太太，叹了一口气。“这是我看的第一间公寓。”她说。

麦克伊沃太太笑了笑。“这儿可是块宝地，”她说，“换作是我，我绝不会错过。”

她俩回到门厅。麦克伊沃打开了放置家居织物的橱柜门。

她又看了看四周，想了想她在银行街那间漂亮的公寓——那儿有高高的天花板，暖暖的壁炉，街角的摇滚酒吧，那里的蟑螂，还有与杰夫共同生活的两年时光，与阿莱士共处的六年光景。

“我租下了。”她说。

麦克伊沃太太笑了笑。“回我办公室吧，”她说，“你把入住申请表填好，剩下的我来办。”

他焦躁地等待着埃德加的电话，这通电话直到周三下午才来。“你好，埃德加。”他边说边关上了两个监视器，“最近过得怎样？”

“还凑合吧，你呢？”

“还行。”他说。

“九月份的报表马上就要出来了，考虑到市场近期的

表现，我想你看了会很开心。至于大楼，我已经拜托米尔斯再去和德米特里谈一谈大堂的事情了。”

“告诉他试着用俄语去谈。”他说，“那块大理石还在那里。我指的是那两块大理石。”

“我确定他们已经订了一块新的大理石，我去查查，回头告诉你。麦克伊沃太太送来了一份二十层 B 座的入住申请表。我告没告诉过你那套房子空出来了？”

“是的。”他说，“你说过。”

“凯·诺丽丝。三十九岁，离异。她是皇冠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所以人应该不错，文文静静的。信用记录和其他相关记录都是完美的。麦克伊沃太太说她长得不错。她还养着一只猫。”

“凯是她的名字，还是仅仅是个首字母？^[1]”他问。

“她的名字。”

“凯·诺丽丝。”

“对。”

他把这个名字写在记事板上，而后说：“她听起来挺不错的。让米尔斯去安排一下，所有人都得给她些额外的照顾。”

“好的。其他就没什么事儿了……”

[1] 凯 (Kay) 和字母 K 在英语中的发音相同。

“那就这样吧。”他说，挂上了电话。

凯·诺丽丝，她在她的名字底下画上了横线。

她的年纪比他料想的要大一些，三十九岁。

西娅·马歇尔死时四十岁，他吸了口气，然后长长地呼出。

他打开监视器，就如同周一早上一样，让一号屏幕显示她的客厅，二号屏幕显示卧室。阳光透过卧室光秃秃的玻璃，使整间屋子亮得刺眼。他将亮度调低了一些。然后又把客厅的亮度调高了一些。

他的双手放在控制台上，双眼盯着左右对称的监视器上空无一人的两个房间。两台监视器旁各有两排小屏幕，它们闪着蓝白色的光，映出整栋公寓楼各个房间内的影像。

周四晚上，她打电话给阿莱士，让他来把他的书取走。

“天呐，凯，我知道我一直在说这件事，但最近真的不行，新学期刚开始。你就再替我保管几个月吧。”

“对不起，我办不到。”她说，“从明天开始算起，我一个星期之内就要搬走。你要是不来把书取走，我就把它们放在门口。我对这栋中世纪建筑烦透了，天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不知道她和杰夫分手了。他声音中的歉意听起来倒还真诚：“搬出去住是个好主意，新的开始嘛。找到住处了吗？”

她给他讲了讲那间公寓。“房子在顶层下面一层。”她说，“从客厅可以看到东河的一段，从卧室可以看到中央公园的一角。白天阳光充足，周围景色宜人，有一大片保留完整的老建筑，大多是些矮矮的楼房，而且和古柏惠特博物馆就隔着一个街区。”

“麦迪逊大道……一千……三百号……”他用沉思的口吻说道，之前他就是用这种口吻来羞辱她的，“就是那栋长条形的建筑？窄窄的那栋？”

她深深吸了口气后说：“是的……”

“凯，去年冬天，那个地方的电梯还挤掉过人脑袋。还记得吗？那件可怕的事？短短几年时间，那里已发生了三四起命案。我一度认为是那地址捣的鬼，因为一千三百号这个数字不得不让人迷信。电视报道经常这样开头：‘在麦迪逊大道，一千三百号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诸如此类的话。当然，你……”

“阿莱士，”她说，“这些我都知道，你以为我会迷信这些吗？你凭什么要我记着这些事？”

“我刚想说，你当然不迷信这些，但是我想你如果不知情，还是听着点儿好。”

“我关心的是你的那些书，阿莱士。”她说。

他俩约定，周日下午他先来把书打好包，而后在一周内将它们搬出去。道别之后，她挂了电话。

老相好。讨厌，讨厌，讨厌。

迷信的说法很糟糕，但公寓本身还是不错的。她当然不会因为阿莱士和那些听风就是雨的电视主持人说的话而败了兴致。三年之内三四起凶案不足为奇，一层楼有两间公寓，加在一起有四十间，住户里也许有很多对夫妇，这意味着整栋楼里大概有六七十人呢。这还不包括那些流动租客和工作人员。

菲利斯蹭了蹭她的脚踝。她把它抱了起来，放在肩膀上，用鼻子蹭着它白色的软毛。她嘴里念叨着：“哦，菲利斯，你准备好迎接一个惊喜了吗？那儿是个全新的地方。不再有蟑螂可以玩了，小可怜，至少我希望是这样。不过谁知道呢。”

她抱着两个摞在一起的纸箱，里面装着昂贵的易碎品。此时门房正帮别人把手提箱拎进她刚下的那辆出租车。一个穿淡蓝色毛衣的男人匆匆跑到她跟前，一把抓住厚厚的玻璃门，身子往前倾，帮她抵住了门。她微笑着走进门里，对他道了谢。他很年轻，长着一双蓝眼睛，相貌英俊。

一位工人正跪在收发室门口的大理石地板上施工。电梯门上面，B^[1]和15亮着红灯。

年轻男子跟着她穿过大厅，此刻在她右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站着。他的眼神在指示灯之间流连，她用余光扫了他一眼，见他手上挂着一个食品袋，上面写着“我爱纽约”的字样。锐步鞋，牛仔裤，淡蓝色的套头毛衣，他整个人打理得干净利落；留着一头棕红色的头发；身

[1] 即地下楼层。

高和她差不多；二十五岁，或者二十六岁。他转过身对她说：“我可以帮你搬一个箱子……”

“这些东西不太重。”她说，“但是谢谢。”

他冲她一笑——笑容很阳光，嘴咧得大大的，露出两个对称的酒窝，蓝眼睛烁烁放光。

她笑了笑，又看了看指示灯——还是 B 和 15。

“有人按停了电梯。”这位年轻男子说，说罢转身走向大厅的另一边，那里的安保监视器屏幕朝上安置在一块黄褐色的大理石中，周围摆满了绿色植物。门房走了过来——他叫特里，身强力壮，穿着灰色制服，脸红通通的。上次她来这儿时曾给过他十美元的小费。他沮丧地望着她说：“对不起，刚才我没能来给你开门。”

“没事儿。”她说。

“十五层的住户又按停了电梯。”年轻男子说道。

特里边摇头边朝监视器走过去。“又是霍夫曼一家……”他弯下身子，一边盯着按钮看了看，一边猛戳了下去。长按了一会儿后，他转向她。“德米特里现在正给另外一座电梯铺垫子。”他说。

“搬家工过一阵子才能过来。”她说，“他们要歇个脚，吃顿饭。”

特里走向门口。“我见到他们时会用门铃叫你的。”